

小说卷

紫
云
英
文
集

yin tao meng

引 洮 梦

王吉泰 著

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云英文集/王吉泰等著. - 广州:广州出版社, 2001. 10

ISBN 7-80592-462-7

I. 紫… II. 王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. 1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50190 号

出版·发行/广州出版社

经销/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/红旗印刷厂

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/7.75 字数/160 千

版本/2001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社址/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

邮编/510121

书号:ISBN7-80592-462-7

定价:19.60 元

(如有缺面或倒装,本社负责退换)

自序

我没有请名人作序，我觉得很有那么一些名人，高不可攀，总需别人仰望；另有一些名人且俗不可赖，让人冒逆。算了，还是自己说上几句心里话，以飨读者。

生在“苦瘠佳于天下”的陇中地区，心底里沉积了几多艰辛，几多苦涩。但走遍大江南北，又觉得这旱塬上的老百姓多了几分敦厚，几分朴实。我爱这旱塬，这厚实的黄土，这憨厚的老百姓。爱他们的老实忠厚和牛一样的韧劲，爱他们恪守传统的中华民族美德。

“十年九旱”是我们旱塬的本色，“水比油贵”是我们旱塬的特色。今年又是旱情严重，几个月连续的红太阳，晒得黄土地冒着青烟，春小麦身杆不足一尺高，麦穗一丁点儿大，包含着秕沓沓地三五颗麦粒。就这，到了夏收季节，老天爷还不让你顺顺当当收获，总要降下一些天灾，雷声格磳磳地三天一场暴雨，二天一场冰暴，有时冰疙瘩足足两公分大，把眼看到口的庄稼打的粘在了地上。听到的不是这儿雨打，就是那儿暴灾。真令人心寒！

旱塬人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就是有水喝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房住的温饱生活。他们梦想过，等待过，失望过；他们流过泪，出过力，但却一如既往地收获着贫穷。随着改革开放的

步伐,随着“三西”扶贫开发工程的启动,旱塬人依据自然气候条件,在农作物结构调整上下了功夫,发展了有地域特色的经济作物优势,逐步的投入了高新技术,走出了一条旱塬人求温饱的新路子。新世纪第一个春天的阳光格外灿烂,事实宣布,旱塬人终于告别了饥饿,基本解决了温饱。

翻历史的旧帐,是为了图新。

在西部大开发号角吹响之时,我翻开历史,将一段似乎历历在目,而又被尘封遗忘了历史叙述给大家,也望图解读几千年来,繁衍生息在这块旱塬上的老百姓的梦想。

水!把洮河水引上旱塬,是多么美好的愿望,在“大跃进”的1958年,那个疯狂的年代,有的是“敢上九天揽月,敢下五洋捉鳖”的精神,却忘记了祖国还很穷,忘记了自己还是一穷二白的泥腿子,盲目的“引一条山上运河”的计划被一轰而起。1957年,《甘肃日报》登出了《予祝洮河上山胜利》的文章。文章说“洮河是甘肃境内的一条较大的河流,发源于玛曲,碌曲两县之间的西倾雪山,流长500余公里,到皋兰,东乡和永靖县之间的刘家峡南边入黄河。现在要从岷县的龙王台拦截上山,(此处年总流量三十五亿立方),沿山岭流行一千一百三十余公里,到庆阳的董志塬,要把它变成山岭上的运河,灌溉渠和若干个水电站,这是十分振奋人心的喜事。”提出来的政治口号是:“共产主义的工程,英雄人民的创举”“马列主义威力无穷,人力一定胜过天公”“欲革大自然的命,首先要革人们思想的命”。这条“山岭运河”将翻越二百多座崇山峻岭,参加引洮的民工最多时达十五万人。”开工三年多来,共花劳动日六千多万个(不包括后方支援工日),使用国家投资约一亿五千万万元,耗费了大量的水泥,钢材和木材。在此期间,死亡民工

2418人，伤残400人。”^①

引洮工程随着“大跃进”的失败而告终。

引洮工程留给旱塬老百姓一个天大的遗憾，那一眼眼黑森森洞开着的山崖窑，那一段段绕在山腰间开山劈石的痕迹，那原先有着茂密森林而被推了光头的一座座秃山头，那一片片埋葬着狂热的旱塬引水人的墓地……，也许这一切能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的记忆。而更沉痛的历史教训则是由于“大炼钢铁”“引洮工程”“人民公社食堂化”等等“伟大创举”，获得解放后刚刚恢复起来的农业生产大伤元气，带给旱塬百姓的是饥饿与死亡。

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，解决了温饱的旱塬百姓，面对着脆弱的农业基础，企盼的还是水！水！旱塬人梦寐以求的水！这篇《引洮梦》就作为旱塬人盼水的梦呓吧！呓语中的呐喊还是“引洮！”

^①注：定西地区党史资料

序 曲

拾了个烟锅子没火链，
干拌嘴着不淌烟。
朵朵白云山尖上旋，
干急着不见个雨点点。

端上半碗干炒面，
粘牙着没一口水潮。
麦苗子干来谷叶叶蔫，
旱塬上冒起了青烟。

黑脸上流下一道汗，
这么大还没洗过脸。
涧沟里骚水闭气着咽，
苦涩麻咸着聚舌尖。

龙王庙高坐在山畔畔，
人老八辈供香烟。
盼水的美梦代代传，
心想着山晃旮里出清泉。

1

黄土高原上，荒山浪谷连绵不断，风雨漫漶割裂的沟沟壑壑，七纵八横，满身疮痍、荒凉破败。

春天的山风一大早就刮了起来，旋起了一个个黄土旋，飞蹿在山坡上。春乏的山羊懒洋洋的啃食着去年残存的干草叶，有几只饥渴的山羊在阴洼处舔食残雪。

麻白胡子的牧羊老人拄着羊鞭，走走停停，吃力的走上山坡，拣一处向阳背风处坐了，长长的吁了一口气。

一位小伙子赶着散落的羊群，鞭子甩得暴响，一跛一跛走上山来。

已完全沐浴在晨光里的老牧羊人咂巴着旱烟锅，喊道：“水旺，来，晒晒太阳。”

水旺也不答话，摇晃着身子来到老人跟前，取下背在身后的草帽，填在屁股下坐了，结结巴巴地问：“赵爷，几、几时就能下、下种了？”

“今日是惊蛰，常言说惊蛰不住牛，且住着，今年天气好，春头儿暖，三几日就能种冰碴扁豆了！”赵爷说着话，把披在身上的破羊皮袄胡乱卷了卷，填在头下，舒舒服服地伸直了两条腿，躺下了。

水旺无事地用鞭杆敲打着裸露的草根，一双小眼睛盯着山下村庄看着，三棵还没有一片叶子的老榆树伸展在一片东倒西歪、参差不齐的黄泥小屋之中，这就是三榆村。水旺显得心事重重，一脸的不高兴。

赵爷眯缝着双眼，一口口放出淡淡的烟气，飘散开去。突然，他觉得脊梁骨上一阵奇痒，他用力左右、上下搓动着身子，还痒得不行，取过羊鞭，用鞭杆从领后伸进去，上下左右搅动着，舒适的吡着牙。

“嗯！我说水旺，和张家那桂香的亲事成了吗？”赵爷不住的搅动着羊鞭，咧着嘴问水旺。

水旺不吭声，双眼盯着山下庄南头老榆树下的几间破土房，那就是张桂香的家。他狠狠抽了一下枯草叶，闭上眼睛，长长的一声哀叹。

“咋了？”赵爷半翻起身，看着水旺问道：“媒人是咋说的？”

“张——桂香死、死活不——不答应！”

“她爸哩？”

“她爸倒、倒是同——同意，可、可就是拗不、不过女儿。”

“她妈哩？”

“光、光、光是哭，不、不说话。”

“这张银山不枉是大户人家的，是个亮眼儿，”赵爷若有所思的说：“碰上你爸这么个好亲家，他这老富农也就钻进大树荫荫里了。唉！现在的娃娃也太由了性儿了。”

“赵爷，那桂香口、口声声说，我——我——配不、不上她，还、还揭、揭我的短——短哩！”

“嘿！这死女子娃，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，真不知好歹，也不为她爹妈想想，就凭着她们家的成份，也是个穷嫌富

不爱，看她还能上了天！”

“赵爷，反、反过来说，那张、张桂香是、是咱这、这一带最、最漂亮的、的女子，我、我也就配、配、配不上，是吗？”

“唉！这张家老俩口也不知是啥心事，听说有好几个媒人都没有说成，是不是心想着拈一门上门女婿？”赵爷猛地翻坐起来，所答非所问地说。

2

村子里。

绕过了几个麦场上的草垛子，便来到生产队保管室门口。保管室房屋破旧低矮，檐口上掉着乱草，窗户用几根杂木棍绑扎而成。在已经掉落泥皮，裸露着土坯的墙上写着：

“总路线万岁！”

“人民公社万岁！”

“大跃进万岁！”

门口，堆着一大堆破铜烂铁，看得出是刚从社员家里收来的锅碗勺盆铜铁家俱，一个个被砸得破破碎碎。

一把破旧的太师椅上，坐着队长郭进宝，他撬着二郎腿，吸着旱烟，发出吱吱地声响。不时用手掀开破帽子，搔搔害过秃疮的花斑头，想着心事。

看热闹的孩子不时敲打着破铜烂铁，发出各种声响。

一条小桌上，生产队杨会计翻腾着几页帐册，嘴里喃喃地念着：“吴二家，马生家，嗯，还有张银山家一共六家还没交。”

李井满席地坐在离破铜烂铁不远的地方，双手抱着膝头，把下巴搁在双手上，双眼死勾勾地盯在由他亲手打碎了的破

家俱上，呆呆地一动不动。

张桂香低着头从草垛后走过来，怀里抱着一口铁锅，锅里装满铜铁家俱，一对铜烛台发出闪闪亮光。

张桂香停住步抬起头来，一对眼睛红肿的好象两个血泡，看了看坐在太师椅上的郭队长，又将目光移到井满身上。

杨会计一拍桌子站起来说：“是张银山家的来了，看看看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嗨，有的是实货。”

张桂香向前迈动两步，把东西丢在地上，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。

井满坐着没动，瞟了桂香一眼，回眼瞅着丢到地上的铜铁家俱。

郭队长也斜着眼看了眼桂香，鼻子里哼了声气，用力啞巴着烟嘴。

正在玩耍的世清看到姐姐来交铁，跑到桂香跟前叫了声：“姐姐，这些够不够咱们家的任务？”

桂香不耐烦的推开世清：“去，去要你的！”

杨会计走上前来双手捧起那对铜烛台，摇晃着脑袋说：“嘿！张银山这老财迷心疼了吧？多好的一对烛台啊！”说着把烛台丢到井满眼前：“哼！再好，也要完大炼钢铁的任务，这是能不能在十年内赶上英国的大事儿。井满，看你的一手了。”

井满也不答话，盯着那对烛台看着。好一会儿，猛的站起身来，提起地上的铁锤，只几下，铁破烛台碎。

杨会计提起杆称，井满一样样拾进称盘，杨会计拨动称砣，称定了说：“张桂香，你们家四口人，应该交四十斤，这才是三十九斤，你来看看！”

张桂香不由自主的摸了摸自己的衣怀。

杨会计抖动着称杆说：“不够，不够，就是差一斤！郭队长——”

郭队长看也不看一眼，钢邦硬气的说道：“喊叫什么，谁也不能缺！”

张桂香咬着下唇，默不作声。

杨会计喊道：“唉，这前锅交了，咋不见后锅，如今吃了食堂，留着后锅还想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不成？”

桂香听着杨会计的话，显出十分气恨的样子，一咬下唇，狠狠心，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只白铜水烟瓶。烟瓶上的白铜练子发出熠熠亮光，烟瓶身上镌刻着的山水图案清晰亮泽。桂香双手捧着烟瓶，用红肿的双眼细瞅着。

世清跑上前，怨恨地说：“你怎么把爹的水烟瓶都拿来了？”

杨会计仰头笑了笑，讥讽地说：“唉哟！还打了点小埋伏，又舍不得了？”

桂香觉得又冤枉又伤心，眼里掉下几颗泪珠儿跌在烟瓶上。

杨会计放下称，走过来，一把从桂香手中抓过烟瓶，看看，不由地点着头说：“啊呀！确实是个好货，啧啧，看，多么细成精致啊！”他右手抱着烟瓶，在地上迈着八字步嘻笑着说：“这就是富农老太爷的架势！”

井满恨恨瞪了一眼杨会计，猛的站起身来，一把抢过烟瓶，两手轻轻一折，高高挺起的烟杆便弯下了腰，他顺势丢到地上，一锤下去，刻花烟瓶变成了饼，拾起来，哐啷一声丢进称盘。

杨会计呆愣愣地看着井满的举动，无话可说地提起了称，定了称砣说：“四十斤，一两也不多！”

桂香哇地一声哭出声来，捂着脸跑回家去。

郭队长把旱烟锅在脚底上磕净了，装进烟袋，站起身来严肃的说：“杨会计，快打发娃娃们把没交上的户儿催一下，今日一定要交全，晚上公社电影队来放电影。”

娃娃们一听，高兴地吼喊起来：

“郭队长，演的啥电影？”

“南征北战。”

“打仗的，”

郭队长站起身来欲走，回头对杨会计说：“今日给井满记五分工！”

杨会计点头应诺。

3

桂香家。

黄泥小屋低矮破旧，低低的院墙用黄土筑成，屋后的老榆树光秃秃的，尚未见新芽，瘦长的树枝在风中摇摆。几只鸡在树下觅着食，发出咕咕的叫声。

桂香显得十分难过，抹着泪忽忽推开自己的小屋门，顺势趴在炕上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

桂香妈听见响动，来到桂香小屋，坐在炕沿上，愁肠地轻声问：“桂香，咋了，去交铁的人又碰上啥事情了？”

桂香也不答言，只是哭，她妈一问，更是伤心，抽搐着两个肩膀，痛哭起来。

“啥事情吗？给妈说，光哭顶啥用！唉，女子娃就是个泪水多！”桂香妈用手翻动着女儿的身子，心疼的说：“不要哭坏了身子，我的娃，谁叫咱是富农呢？”桂香妈说着，也掉下了眼泪。

桂香猛的翻坐起来，甩了两把泪水，恶恨恨地大声嚷叫道：“他火鸡圈不得好死，我就不嫁给他的跛儿子，他就把他的眼瞪破……”

桂香妈忙用手捂住桂香的嘴说：“不敢大声叫嚷，如今的火鸡圈是队长，咱可惹不起呀！”

桂香抬头泪眼汪汪地看着母亲，见母亲泪流纵横，她难过地扑进母亲怀里，母女俩抱在一起哭起来。

桂香妈抚摸着女儿抽动着的肩头，悲声悲气地说：“我的娃，你不要怪怨你爹，难啊！你的心思娘清楚，娘也不愿意这门亲事！”

桂香慢慢抬起头来，抹抹泪，止住了哭声，恶声恨气地说：“妈！我不怨我爹，我的事情我作主，我不嫁给他们家，我看火鸡圈吃了我！”

桂香妈爱怜地给桂香擦擦泪说：“看你的眼睛肿成了啥样子，不要再哭了，媒人来了咱好好说……”

“杨会计也是条仗势欺人的狗，我刚去交烂铁，可把咱们要笑够了！”桂香气愤地说。

桂香妈忙拉拉女儿衣袖，小心地说：“孩子，可不敢乱说，得罪了这帮人，咱还有活路吗！报复人是立马下抓的。”

张银山咳嗽着走进院内，他身材高大，浓眉大眼，身上披着一件满是补钉的破绵袄。他走进屋里，拿起水勺去缸里舀水，缸空了。他喊道：“桂香，去给咱挑担水。”他在屋檐下寻找

着什么，一边找一边说：“吃上食堂了，洗洗涮涮地还得用水，这屋里的一把火还不能没有，水总得喝！”

桂香也不答言，挑起桶子走了。

桂香妈看着张银山，问：“你在找啥呀？”

张银山说：“鞭子，队里明天要开种，给我靠了一张耧，我把鞭子放到那里去了，要换个鞭稍子。”

桂香妈说：“鞭子我挂到柴房里了！”

4

太阳已搭西山。显得那么大，那么圆，那红光也不再强烈，太阳疲乏了，天空上悬挂着玫瑰色的云彩，也随着太阳落下山畔。

村东一块高地上，显然是在村子里较好一点的民宅改建成了食堂，全部房屋还沐浴在夕阳之中。等待开饭的社员们三五成群的在食堂前空地上闲聊，孩子们嘻闹着穿行在人群中。

靠墙根一字儿坐着抽烟的男人们，他们一个个衣衫破烂，但精神且很好。有的砸巴着旱烟，有的卷着喇叭花，每个人眼前的地面上放着大黑碗或小盆子。

有人用筷子敲打着碗吼起山歌：

拾了个铲子打成了镰，王家的哥，
心闲做了个心不闲呀，王家的哥；

* * *

麻杆不是顶门的，王家的哥，
朵花儿不是哄人的呀，王家的哥；

“唉！牛娃子，不要吵了，驴声马叫的，看，文秀才来了，也不知林冲把王伦杀下者做了个啥？”一社员说。

“对对！明天开种忙了，想听说书怕是没个时间了！”有人赞同道。

文秀才腋下夹着饭碗，习惯的袖着手，文质彬彬地向食堂走来。

牛娃子止住唱，拍着手叫道：“请秀才先生这边坐！”说着话，挪动着屁股，给秀才腾出一块地方。

文秀才也象众人一样，往墙根一靠，碗往地上一扣，嘻笑着说：“嗨！太阳老高的就等着吃晚饭，肚子没饿心先饿了。”

“家里也没个干头，这达儿红火！”牛娃子接话。

“还不是想听秀才说书哩！”有人说。

大家接着吵吵，挪动着围拢过来。

“说一段吧！”

“听一下林冲怎么了？”

文秀才咳了一声清清嗓子，顺手抓起搭在碗上的筷子，挥动着说：“好！给大家说一段儿！”袖口上破漏的棉花也飘舞着。

文秀才开言：“书接上回。”

大家静心地听着，一些妇女孩子也围了过来。

“话说林冲杀了王伦，手持尖刀，一只脚踏在王伦坐过的寨主交椅上，双眉倒立，圆目怒睁，那个凶猛势头，真是天神下界，阎罗出世，钢邦硬气地丢出一番话来。”文秀才停了下来，长长的打了个哈欠，揉揉双眼，捏捏鼻子。

有人忙送上卷好的喇叭花。

牛娃子一扬手推开喇叭花，得意地说：“慢！今日个我给

秀才进贡一个好货。”

大家不解的看着神秘的牛娃子。

牛娃子从怀中摸出一个小纸包，连打两层后，取出两支烟来，双手捧着，笑迷兮兮地说：“秀才，这是我昨日进城走亲戚时，人家招待我的烟，是友谊牌的，我没舍得抽，专门留给你的，友谊第一。”

“准是偷来的！”

“那还用说。”

大家嘻笑着。

文秀才忙接烟在手，有人即刻划了火，文秀才美美咂了一口，闭着气，咽得咕的一响，才从口里吐出余烟。

文秀才来了精神，抓着筷子在左手心一击说道：“好一个豹子头林冲，真是英雄凛然……”

5

傍晚。旱塬的气候还很冷，针刺般的北风，顺沟吹来，崖畔上的老白刺打颤着。

接着山沟冲刷出来一条大涧沟把旱塬割裂开来，涧沟两边风雨漫漶剥蚀得豁豁呀呀，残破不堪。站在沟沿上朝下一看，深邃的沟底，陡削的沟沿使人晕晕乎乎。两边沟坡上挂着羊肠小道。

沟底里，春雪消溶而集着一洼洼水滩，红胶泥的沟底使水变成了红色。

井满在沟底已经刮满了两桶水，把扁担横在水桶上。他拾起几个红胶泥球，甩开膀子，照崖上的一棵老白刺打去，只

几下，把老白刺粗壮的根子打断，掉下崖来。

桂香挑着扁担，一头挂着水桶，一头挂着瓦罐，走下沟坡。

桂香看到沟底的井满，顿时精神振作，快速走下盘山道，桶子和瓦罐有节奏的来回摆动着。

井满听见担钩吱扭吱扭的声音，回头看见沟坡上下来的桂香，脸上绽开笑容。

6

对面山坡上，赵爷和郭水旺赶着羊群，羊儿一边吃草，一边慢慢走下回家的路。

7

桂香下到沟底，急走几步来到井满跟前，井满也迎上前，接过桂香肩头的水担，关切地问：“看，把眼睛都哭肿了，为了一把水烟瓶，值得吗？”

桂香忧伤而娇嗔的说：“你知道啥呀！”

“我知道，烟瓶是伯父的心爱之物，是祖上传下来的，是高丽铜的，我也看了心疼，那为什么又要拿出来交哩？随随便便找点什么……”井满认真地说。

“啊呀，不是不是！”桂香一急，豆大的泪珠又掉下来。

井满惊讶地逼视着桂香追问：“那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媒人昨日个到我家来提亲来了。”桂香略带悲声地说。

“给谁？”井满双眼逼视着桂香。